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宋 戴溪 撰

讀小雅

鹿鳴燕嘉賓之歌也詩辭止言嘉賓序詩者增言羣臣失文王賓友羣臣之意矣鹿在山林順性自適呦呦相呼食野之苹其高潔若此豈得而豢養哉我有嘉賓高潔如之幡然肎來使我得備禮置樂以飲食之又實幣

帛以將之其好我若此豈不足以明示周行以為榮耀乎次章言嘉賓之德示民篤厚君子有所則傚今也我有旨酒使嘉賓式燕遊敖豈不樂哉末章申言禮樂之盛求以燕樂嘉賓之心惟恐一毫不當賢者之意非所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

四牡勞使臣之還而歌是詩敘述其忠孝之情以閔其勞也言其來則似他國之使矣苦而易敗謂之盬幹蠱未畢倉卒而歸始雖苟成久必易敗故出使不可亟歸

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駕彼四牡倭遲周道馬亦倦矣懼王事之易敗壞欲歸而不敢憂心傷悲啟處不遑忠孝兩盡矣翩翩者鵻或飛或下不出乎苞栩之間不離其所翺翔自適行役之人不遑將父覩物有感焉將非養也扶持奉侍往來游適之謂也末章言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于君庶幾其早歸爾人情曲折具述無遺如其自言不過此也人情豈不感悅矣乎案四牡後當次皇華次常棣今並缺

伐木燕朋友故舊上下同之然大要主在下者言也伐木丁丁取其辛苦共事之意也因伐木而聞嚶嚶之鳥有求友之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友朋之義神實聽之貴在于終久而和平如木之交其末不隙雖然酒所以合歡故必有嘉殽旨酒以飲食朋友然後情意歡洽既有殽醴以速諸父諸舅矣悪得而不速朋友寧彼不來微我弗顧弗顧則我有咎待朋友如其族姻親之至也末章又以兄弟待之尤見其親也夫民之睚眦或生于

酒食之間遂至于失德不可不謹也故我有酒食則速朋友朋友有酒則從而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形跡無間彼此如一何親如之首章言其和平末章言其燕樂故樂而不流久而不厭非酒食嬉戲相逐者比也此所以為文武之詩

天保下祝其上非必燕而答賦也天命無常雖一日不可恃今也為天所保一定而不可易甚固而不可解單厚則無福不可勝多益則無物不繁庶又從而申言之

曰戩穀者言其善也曰遐福者言其遠也罄無不宜則事皆如志維日不足則日新又新如山如川委積流行維天之福君實有之不惟此也宗廟饗之綏以壽祉百姓化之莫不好德如日如月得天久照如南山壽無或隤陁如松栢茂咸受庇覆極天下之福萃于一人其餘福被于百姓可謂盡善盡美矣案天保後當次采薇今缺

出車為南仲作也何以為勞還率之詩葢古人之舉事必有所因後世遂用為故事此詩指當時實事言之文

王奉天子之命命南仲以城朔方城朔方者所以攘玁狁也玁狁既平之後因經略西戎示之以威而還一舉而兩得之也前二章言其出後二章言其歸也其出也悄悄有戒心也其歸也赫赫美武功也喓喓草蟲與草蟲之詩同意去時兒女悲歸時鐃鼓競兩不相害也

杕杜則未知因勞南仲而作歟其諸他勞還役歟始言其多暇次言其將歸又次言其不遠想望其人數歸期而待至也末乃言其未歸益待人者易久也日夕望歸

謂其至矣今乃未聞東載未見來歸期已逝而身不至但數寄聲相勞苦而已雖然卜筮之言皆以為近言必可信征夫其邇矣極道人情之曲折宛轉于歌咏之間戍役安得而不悅也

魚麗不見其告于神明序詩者言之何也古者有物必祭況萬物盛多如此必告于神明矣其曰可以告神明非直言告也此以魚麗為美非南方多魚比也故鱨鯊鰋鯉悉麗于罶言其物之多也孟子所謂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也物之多者未必全美其美者未必全偕其有者未必及時三者咸備始為備禮此之謂無所不順也南有嘉魚與鹿鳴相類特嘉魚兼言得賢之意得賢而與共樂此太平之盛也設網而得魚烝然言備禮以求賢也樛木而甘瓠纍之言屈己以下賢也至于翩然之鵻烝然而來誠意已孚賢者引類自進矣始也與嘉賓衎然燕樂中也言式燕綏之則有以綏懷我矣末言式燕又思則相與無斁賢者之來無窮矣夫一賢之得不

足以為盛故必貴于得衆賢衆賢之得未足以為盛故必貴于賢者之相繼此烝然所以貴于又思也

南山有臺詩人言人君得賢立太平之基而享天下之福也樂只君子謂人君也人君勤于求賢逸于任賢既得賢矣恭己無為何樂如之光于邦家為民父母既有遐壽又有德音子孫千億保艾爾後人君之福備于此矣禮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此之謂也

蓼蕭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也蕭香草也蓼然長大零露湑兮潤澤可知自湑至于瀼瀼泥泥自泥泥至于濃濃愈久愈厚潤澤無窮始見君子披寫情素燕樂笑語次乃寵光優渥禮意各稱既而歡樂親愛兄弟具宜末而錫予藩庶文物可覩君有如是之德故思所以報之始曰有譽處言有天下之顯名也次曰壽考不忘言萬壽之無窮也次曰令德壽豈言德壽之兼全也末言萬福

攸同則四海同其福矣不專于一人而同于四海此所謂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而作是詩也厭厭夜飲見天子燕私之恩令德令儀見諸侯温克之善夫情不親者常生于上之隔下禮有虧者每起于下之恃上兩得其道此所謂和樂而不流也

彤弓諸侯獻功天子饗之賜以弓矢而作是詩也夫諸侯賜弓矢得以專征伐今賜之彤弓弨則弛而不張藏

則受而不用見征伐不得已之意也載如倒載干戈之
載櫜與載皆不用也謂諸侯為嘉賓而喜樂出于中心
然後鐘鼓之設不為虛文饗與燕不同饗以早朝為禮
故盡一朝之勤燕以殷勤為好故曰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
菁菁者莪英材被樂育之教為是詩也阿與陵高沚居
卑下言隨其高下各得所也中陵中阿兼言容受之功
中沚兼言潤澤之益天子視學為士者得見天子志氣

和樂威儀濟濟皆起敬起愛此心欣然自喜既而天子有所錫予恩及其下夫始也和樂以致其誠終焉錫予以將其意為士者感悦於心宜何如耶故曰我心則休

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未易養也養得其道則為士者胃留不得其道則望望然去之矣昔也譬之舟然汎然不繫未有定止今也既見君子此心休焉服習其教以待大成不復有遠引者矣

六月吉甫受命北伐既歸而羣臣作是詩以美其功也

首章言常服次章言戎服三章言共武之服此三者不同常服言兵車所常用之服我服言六月禦暑之服也武服特言服武事爾始也六月皇皇然飭戎車而駕四牡其事甚急次章其辭少緩比物四驪則廄有餘馬既成我服則士有單衣于三十里則行有常程古之人不以倉卒輕變節制若此三章言戎馬之大兵事之嚴既嚴且敬莫敢不共武事以定王國四章言玁狁無道建大將旌旗而出也五章言戎車安靜四牡閑暇薄伐

玁狁追至太原夫以六月興師若此其急乃整車徐行薄伐遽止功成而不矜非吉甫有文武之德何以及此吉甫之既歸也蒙燕喜之禮被多祉之賜天子既嘉寵之于是行役既久其朋友亦相勞苦為酒食之禮當時有孝友之張仲葢仲在當時必參預吉甫軍事故并美之也

采芑方叔受命南征既歸而詩人美其功也宣王承亂離之後田萊多荒始修治之故有新田菑畝今取民為

兵采芑新田將以食馬方叔涖而觀之有三千之車試師干張旂旐于野之外已而言其率此羣士車馬之盛命服之華赫然其足畏也三章言飛隼之搏擊者高飛戾天今皆集于其所止猶三軍之士集而聽命方叔涖而觀之也繼言陳師鞠旅謂其戰也振振闐闐謂其歸也末章言凱旋之功也荆蠻小醜敢于侵犯王畧方叔以元老壯猶不假用力而先聲所暨蠻人震慴功亦茂矣夫荆蠻在先王封域之中非玁狁比也故薄伐玁狁

而荆蠻來威勢不同也

車攻宣王會諸侯而因以田狩詩人美之而作也八章皆有次第前三章曰駕言于苗皆有司戒具之辭也四章言諸侯會同之禮五章言會畢而田也六章言馳騁之有法射御之合度七章言進退之不譁恭儉之有制也末章言既畢事而嚴靜如其初功歸于天子也于征者田畢而各復其故也

吉日車攻俱言田獵旨意不同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

于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于田也是詩也見君臣相悅之意羣臣率左右以燕天子天子酌酒醴以御賓客和樂而不流此其所以為美也戊辰之日禱庚午之日田車堅馬良又差擇馬不輕其事若此然大陵之上漆沮之旁驅衆禽而至王所羣臣不敢先射以待天子天子所取者纔大兕小豝而已又何其仁且廉也

鴻雁宣王命使安集離散詩人美之而作也鴻雁于飛未有定止猶民之未安也使者劬勞郊野撫定其民于

是先及可矜之人可矜謂何鰥寡是也既而鴻鴈集于中澤猶民漸復舊業也使者為之築垣墻以處之雖一時劬勞室家既成則終于安寧矣雖然離散者多未易復也雖有集于中澤者猶有哀鳴嗷嗷者又將安集之劬勞特未艾也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于上也百姓安樂則驕逸驕逸則難化自昔小人有是言也

庭燎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

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使宣王始也鄉晨而視朝詩人何尤焉自未央而至鄉晨則為可慮爾案黃震曰鈔夜如何其古説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雪山以為宮掖執事者相為問答之詞董氏以為司烜之屬所為嚴氏以為詩人設為問答之詞皆不主舊説與與岷隱合

沔水厲王之亂諸侯莫朝宣王中興詩人戒諸侯以來朝其末因以規宣王也首章言流水朝宗于海治世之常也飛隼來去無常亂世之變也嗟我兄弟先責同姓之國邦人諸友次及國内之臣無有能念亂者能念亂

則能勤王矣且誰獨無父母乎王室之亂若此猶父母之在厄也次章申言之不蹟謂蹤跡不至諸侯之不來也念彼不來起居不安憂心難忘此二章責之深末章勸之至也彼飛隼者循于中陵漸有止泊之意猶諸侯之將朝也因以勸戒之謂彼民訛言者謂諸侯之不朝其意安在此豈可不戒乎不惟此也讒言將興于王所我友其可不敬乎我友指邦人諸友不欲斥言兄弟也何以為規宣王使宣王聞是詩也知諸侯之來朝無常

修己以待之無寧信讒而棄諸侯也

鶴鳴誨宣王者非止一事也始言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無遠而不聞也次言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無伏而不見也樂彼之園謂有樹檀也其下有落葉惡木焉豈得狃于樂而不知言君子小人並立而已之樂不可狃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以石為錯可以攻玉齟齬者可以成就人而順適者之無益也雖所誨者不止一事大要言事無隱而不彰安于美者當知其惡察于逆己

者惡其順已者可也

祈父詩人為武士作也爪牙之士不安其居使其母主享爨私家之害小宿衛遠出天子左右無爪牙之士公家之害大祈父莫以告其不聰莫大焉此杜蒯所以飲師曠也

白駒詩人惜賢者之去而兾其復至也上兩章深言賢者之雖至惟懼其不留也幸哉白駒食我苗藿得以縶維之所謂伊人者因白駒之縶維于此焉逍遥而為嘉

客益求之亦難矣三章言白駒來思言賢者至止也賢之難至也如此夫既已至矣為公卿者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肎留詩人亦知不可留也故為之言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猶曰努力自愛之意非贊助其去也末章言白駒在谷言賢者隱巖穴之間可敬而不可褻也幸無金玉其音心遠而與世絕庶幾斯人之為徒求之而可以復至也

黄鳥閔衰世俗薄也世盛則疆界無彼此之殊世衰則

鄰里有不相往來之患民有適異國而思故鄉者言黃鳥集于穀將以啄我粟方此無聊幸無侵擾為也不我肎穀言不以我為善也相與讒毀不可辯明宜乎其不可與處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若復我族人兄弟之為安也上無勤恤之心故下有相棄之意此其所以刺宣王也昔唐太宗初即位時連年旱蝗百姓東西就食無怨咨者知上有恤我之心也宣王鴻鴈之詩似之及比年豐稔米斗直三四錢而百姓怨嗟者知上之不恤

我也宣王黄鳥之詩似之

我行其野刺世俗衰薄又甚于黄鳥之詩蓋黄鳥猶指平人是詩則責諸姻戚矣皇皇郊野之中倚樗以為蔽采遂以為食其栖栖之意可想也昏姻相投不我肯顧雖託宿猶不見容況就居乎末章申言彼豈不知親戚之義者棄舊姻而求新特爾誠若此亦未必遂有益于已徒然為異而已蓋人之厭舊喜新者一見其人情態即異新者何遽有利于我舊者亦何遽不如人二三其

德政自不能免爾紫我行其野後當次斯干今缺

無羊宣王考牧詩人借牧人而美之也爾指牧人也三百維羣不止一羣也九十其犉犉之外其數多也其角濈濈不觝觸也其耳濕濕潤澤無疾也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各適其適也爾牧來思蓑笠負餱牧人閒適無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三十維物一色者以三十為別用牲于是乎取之周官牧人專掌六牲今牲既具牧人之職盡矣又從而申言之畜牲馴擾牧人閒適蒸以

為爨分别其牝牡使不相亂爾羊性狠而敗羣今也矜

兢然自適而不騎不騫則不至于疾走而亂行不崩則

不至于羣走而潰散以手麾之悉如人意其馴擾可知

矣牧人無事安寢作夢或衆而魚或旟或旐莫知謂何

大人占之因象得類知年豐而民庶邦之有慶莫大于

此夫室成而落之必有祭焉羣牧亦有室宇故得與考

室同為賛頌之辭皆以吉祥終焉

節南山家父責難于其君也南山節然巨石巖巖猶師

尹之尊嚴為下民所瞻仰也憂心燬然將正言之懼其得罪也昔厲王監謗以至大亂國命幾絶上亦何用于此今不監矣庶幾可以有言二章言南山節然雖巉巖可畏然其中平坦寛廣草木生焉今師尹外為嚴峻内實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災民方訛言曾無懲戒之心嗟惜之意三章直言尹氏而責之其人為國之根柢秉國之權衡四方倚之為維綱天子賴之為毗輔使斯民不至于迷惑昏亂者皆太師之責也天乎獨奈何空人之

國如是哉四章明示義理而誨諭之曰事不躬親雖庶民弗信彼從仕者子弗親問則不可使仕勿罔人君謂已問而得其實也務平其心止而勿用無使小人為國家殆彼姻婭之瑣瑣者亦勿使得美仕可也繼此言尹氏不足責遂責難于其君故五章言天不佑于我家生此小人為妖為厲百姓莫不懷怨毒之心使為人君者心有所止不至于泛濫無别心懷至平不至于偏黨多私則百姓之心亦必休息而惡怒之意皆忘矣六章言

天意不弔亂未底定隨月而生民意皇感吾心憒憒然憂之今者誰秉國成乎秉非其人君上何不自攬其權而卒勞苦至此也七章言憂亂之切欲駕四牡而他之四方無可往者蹙迫若此往必不達也八章言朝廷之上喜怒無常怒則干戈以相向喜則酬酢以相歡俄頃之間喜怒易變其不可恃若此所以懷欲去之志也九章言天意未平使王心不寧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其正己者末章輸寫情素自言作詩諷誦熟究王心所以致

此者願吾王一改是心以養萬邦而已矣
正月大夫閔亂之詩也世之將亂也君子隱憂或諷或諫而避禍者去位小人得意窮奢極欲而甚者賣其國下民柔弱者無自存之計强梗者有倡亂之心是詩皆有爲憂心京京者君子也飲酒洽比者小人也惸獨者柔弱訛言者强梗也首章言正月隕霜繁盛若此民之訛言又甚于天災人皆玩視我獨憂傷自憐小心憂隱如鼠至于疾痛也二章言父母生我適當此時遭彼訛

言之人或美或惡悉自其口出吾憂心愈增彼乃侮言見及三章言憂心孤苦既念其身又念其民獨未知國將安歸我輩於何就食爾四章言空國無君子獨中林纔有薪蒸而已民方危殆視天夢夢然殊不省察何也已而曰天特未定爾既定則靡人不可勝勝猶言加也上天豈憎人而生亂耶特天之未定爾五章言岡陵之高人所見也民之訛言乃以為卑其變亂是非若此寧莫懲戒使之滋甚乎世之將亂也其桀黠小人喜言卜

相驚動愚民又自詫其神聖使人歸己故招故老而占夢聲言于人自謂已聖彼愚民者更相告語翕然共信亦孰知其真是真非乎六章言天甚高矣猶曲身而立地甚厚矣猶蹐步而行懼之至也彼小人者乃無所忌憚但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不知此人者胡自為虺蜴以毒害平民乎七章言阪田之中有特然之苗孤立而難保天又摧挫之盡用其力如不我克然假天以為辭也彼其始求我以為則也如恐不得及其既

得也但堅執我以仇𢿱然既不俾之去亦不使之力何也八章言心之憂結不特民言之訛今兹之政胡為若此危厲也火方燎原尚不可滅孰謂宗周之赫赫今乃為褒姒所滅乎九章言終日永懷憂念不釋又廹陰雨跬步不前車既載將欲有行棄爾輔而無倚仗輸爾載而滿積不已于是時而求人為助不亦晚乎此晉惠公號慶鄭之時也十章言欲車之不敗乎則無棄爾輔增于爾輻屢顧僕則不敢輕進不輸載則車輕可行若是

而可以越險無虞曾不以是為意乎十一章言魚在于沼迫蹙無聊雖自潛伏淺狹易見喻己之不可逃也憂心慘然念國之為虐使我至此極也十二章言世雖危亂彼有小人者其樂特甚旨酒嘉殽以與鄰里親戚共樂之獨我心殷然而憂爾末章言佌佌者有屋蔌蔌者有穀獨百姓無穀天又從而椓喪之爾雖然富者猶可治也獨惸獨最可哀爾辭意哀切反覆詳盡憂君憂國憂民而憂其身微見焉可以為賢矣

十月之交向之人從事于皇父而作是詩也首章言純陰之月月微則可今日食而微陰太盛矣下民所以甚哀也二章申言日月之食皆無政所致也陰氣既盛月復侵日何不善致此乎三章言震電煜然在人耳目人情不安無有好懷加以山崩川湧變異若此今之人曾莫懲戒指言皇父也四章言皇父為卿士自司徒以上皆其黨也相與朋比内又有豔妻用事指皇父之妻非褒姒也五章獨指皇父言之是詩本譏皇父番維司徒

而下因皇父之黨而及之也彼皇父者豈自咎其非哉胡為築室于向即我家而興作無一言見及遽徹去我牆屋淫及土田或汙或萊自言已非戕奪而有之食采于此禮固當然也六章言皇父自聖其愚作都于向氣勢之盛自謂不戕擇三有事之人以為之佐信其為厚藏之人也多取朝廷老成以為之屬使朝廷無可倚之人又擇其車馬之良者以居于向葢古之小人每城其都邑輦其金帛徙其豪强以實之而又多取名勝以為

覲美者甚多皆皇父之餘智也七章言皇父無道既取其室又役其力雖賢者不免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自謂無罪辜矣而讒口囂囂然夫下民災害非自天降人實為之此所以為可畏也末章指向言也悠悠我里言脩廣也凡我閭里莫不病之四方饒裕我獨無所居百姓閒適我獨不敢休皇父之故也雖然天命不通順受而已豈敢輕去鄉里倣我友之自逸哉始驚天變可畏中憤皇父之不道末乃歎其身之憂勞而卒歸于天命

不敢怨焉為此詩者亦賢矣夫

雨無正前輩以詩義不可曉當闕疑此詩似周宗所作刺朝廷之士緘口結舌引身而去也首章言天道浩浩然廣大惟在我者不長其德故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非天之故也旻天有甚疾之威茍在我者弗慮弗圖彼有罪者既伏其辜則無罪者亦淪胥以徧矣葢言天命無常惟先事而慮未事而圖之則可以免不然其為罪均也二章云周宗既滅言翦除宗室存者無幾似為已

言也正大夫者皆離此而居不知我勞勤三事大夫莫肎在公邦君諸侯莫肎來朝人情離散亦可見矣庶幾王有所懼而為善反出而為惡何也三章呼天而告之下有法度之言奈何君之不信如行邁而無止也凡百君子獨善其身則有之矣胡為乎不畏于天弗慮而弗圖也四章言兵戎已成饑饉已遂獨左右侍御之臣憯憯日瘁爾所謂君子者莫肎告之于王王聽其言則隨問而答人或見譖則遽請而退曾無眷戀之意其自為

諫則善矣五章言不能言之人言不出諸口則無繇可去以至憔悴其身能言之人巧飾虛辭故能脫身而去以處于安樂之地世亂則人臣以得去為幸故也六章言君子之去者皆曰往仕則事急而且危故相率而不肯仕爾使我言其不可使而聽其言則有負于天子言其可使而勸之留則朋友必且相怨矣七章言離居之人勸其遷于王都使復其舊也乃以無室家為辭鼠思以泣言隱憂飲泣之意不敢顯言之有言則人爭疾我

矣彼昔離王都之時誰為爾作室于外今乃以未有室家為辭乎（案雨無正後當次小旻今缺）

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脊令似非疏者也首章言鳴鳩而欲戾天力微不足以高舉也徵弱之人欲有言于人君猶鳴鳩之欲戾天詩人自謂也意欲有言而力不可言此所以憂傷念先人而懷文武也二章言人亦孰不飲酒者但齊聖之人飲酒溫克彼乃昏然無知一醉之後日甚一日愈不可解恃飲

之人宜敬爾威儀天命不可再得矣言國之將亡也三章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至微也生于平原民猶不敢輕棄必采取收藏況為子而棄其父之業乎螟蛉無子負螟蛉之子而教誨之猶能克肖其類況為子而不能從父之訓乎四章言視彼脊令每能飛鳴急難相呼也今我行役于外始也日邁繼而月征猶不敢忘君而告之夙夜不忘無忝爾父可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于父此非兄弟誰其言之五章言桑扈啄粟猶肉食之人

而為麗糲之食也詩人自嘆若此固甘心焉獨哀夫填寡之人上以為宜岸宜獄無絲可出其家握粟而卜之不知何時能善也末章言世亂則小人得志善良恐懼温温恭人惴惴小心其謹畏亦甚矣如登高而恐墜如臨深而恐隕如履薄而恐陷也哀填寡而憂恭人懼其君之不能長存也可謂怨而不傷矣

小弁太子之傅作也首章言鸒斯弁然意欲反哺故歸飛提提民亦莫不有父母得以為善我獨遭罹此禍不

得孝養身陷于惡曾禽鳥之不如小民之不若也何罪于天而至于此心之憂矣無可奈何云爾二章未暇憂已先憂周室之將壞也周道坦夷鞠為茂草國將亡矣惄焉如心之擣疢焉如首之疾假寐長嘆憔悴以至老憂之至也三章言里有桑梓猶知愛敬況在父母朝夕瞻仰今也内外無所繫著若無父母然不知我生之辰安在至于此極也四章言柳之茂蜩鳴蜩噪焉淵之深杳萑葦生焉猶人君無寛廣平易之心讒言紛亂之多

也讒言易入無所容身譬彼汎舟莫知攸止心之憂矣
雖欲假寐亦不能也五章言鹿之奔猶待其類雉之
朝雊猶呼其婦今輕去其后略無戀戀之意又翦其枝
葉如壞木之有疾也憂心若此寧莫閔乎六章言兎投
于人猶擁護之道有死者猶掩藏之君子執心若此其
忍乎故憂心而繼以隕涕也七章言君子聽信讒言如
相酬酢何其相得之歡也略無恩意少舒暇之以究其
是非彼伐木之掎猶懼其析析薪之杝猶順其理舍彼

讒言之罪而誣罪于予其可乎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言人情險于山川其高深特又甚焉君子無輕發言聽之者必將文致其罪矣已而知其不可奈何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曰無壞我基業之意也我躬不閲遑恤我後吾身之不見容又奚暇恤其後乎

巧言大夫傷于讒望其君而怨其人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此疾痛呼天與父母之意也亂之為言讒人交亂之謂也天降喪亂亦既威矣亦甚大矣予謹畏無罪之

人也安得有是乎二章言讒人之始亂也君子泛然涵容無所可否浸潤不已遂至于信讒人君聽言有賞罰二柄而已怒其讒者亂可以速沮賞其被讒者亂可以速已如之何其泛然無别也三章言君子既無所賞罰始也聽受讒言不能無疑至于屢盟其舉終也信盜人之言遂至于暴亂王綠盜言甚甘如人嗜食而不自知也彼譖人者柔佞軟媚豈曰安止小心以服事其上其實則為王之病而已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

子之為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五章言柔弱之人易足搖撼君宜植立之往來之言易于浸潤心焉宜記數之蛇蛇碩言謂正大之言舒徐容與無愧于心故宣于口而無疑若夫讒巧之言微說形似呫嚅呢呢或高或下且怨且訴如笙之有簧此無他顏厚有慚故也觀于斯二者君子小人之言辨矣末章望其君而不可復返也故怨

其人而冀其自息也彼讒人者何人哉威儀技藝不足以動人朋類儔匹不足以鼓衆徒多為謀而不知其身之將亡也葢亦幾乎息矣

何人斯暴公雖譖蘇公是詩不指言暴公而斥其從行者也首章言彼何人斯指從行者言之皆蘇公之友附暴而棄蘇者也其心孔艱謂其艱險多事也過我橋梁不入我室自謂隨暴公經從而不敢見也二章言從行者二人誰實為此禍以譖我于暴公不然胡為逝我梁

而不入唁我始者相與不如今日云不我可不可猶所謂不可于光禄勲之意也三章言彼何人者胡視我陳陳者屋壁塗塈之側也過陳而聞其聲特不見其身爾為人若此縱使不愧于人亦不畏于天乎四章言彼何人者如飄風然不自北不自南適當吾之前使其經從他道聲音不相聞吾心乎焉過其前而聞其聲徒以攪亂我爾五章言謂汝安行乎何為不舍于我謂汝速行乎則有暇而脂車然則子安行矣特不屑見我爾在我固

不敢望苟得一來則我心釋然云何睢盱而望子乎六章言子往而不來猶之可也還而一來則我心坦然今也還而不來則不相合所以難知也苟得一來使我得以祇敬迎候豈不然乎凡此數章皆所謂極反側也七章言始者友愛如兄弟如壎如篪謂相應和也貫如貫珠謂合比為一也今若此信不我知矣當出三物以為詛爾親親之怨也末章言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見能致毒于幽闇若人者以彼有靦之面目與人相視未有已

時豈當如此舉事乎故作此好歌以極其反側之意反覆論難盡其情而極其辭緩而不迫怨而不怒使聞者羞愧無以自解免此所謂好歌令人親愛之爭者不為疾聲詈語曰吾以禮好相問亦此意也

巷伯寺人作也寺人之讒非在外庭其徒實為之故序詩者知其為巷伯蓋巷伯寺人之長也忌疾窺伺最為深險作此詩者咸其朋類故極其怨毒之詞也首章粲然成文由于萋斐事有羅織而成者其文致可見也彼

譖人者為巧若此亦太甚矣二章言星象在天本無定名正由其舌哆然故成其為箕彼譖人者誰與之謀使口舌之廣若此乎三章言譖人者本無他技惟緝綴語言翩翩然順入而已明知聞之最易覺悟汝宜自謹人將不汝信矣四章申言之捷捷機警之意幡幡反覆之貌譖人之術不越于此四者倉卒之間豈不汝受久而必變矣五章言譖人者驕被譖者勞驕者每事如意故動皆好好勞者不能自保故事皆草草上之不察庶幾

天知之爾六章申言譖人以及同謀之人畀豺虎而不食畀有北而不受畀之有昊庶幾天誅之爾末章言畝卭雖高楊園猗之高者陵夷則畀者迆邐而漸進寺人不足道懼其以畀而踰尊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當豫為之防爾

谷風刺朋友道缺先和而其後有隙也首章言谷風和習生長萬物猶朋友相與之益也已而風雨交作則和習之意少衰矣此無他當恐懼之時同心相與甫及安

樂遂相棄爾二章申言之維風及頹則迴風飄急勢益可畏比之風雨尤甚矣末章言維山崔嵬草木萎死則是風也飄蕩乎大山之上其威尤甚向之所謂習習者安在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不惟相棄而已固將致怨焉此其所以可畏也

蓼莪孝子無以終養父母既歿追念而作是詩也前二章言細微之草皆得其養至于長大茂盛哀我父母生子劬勞獨不得所養憔悴以歿三章言缾䍃罄然尊罍

之恥寡弱無養君上之責也若此而生不如其久逝也
今無父矣將何所怙今無母矣將何所恃出則銜悲入
不反面此終天之恨也四章具述父母之恩欲報無從
天實臨之何有限極後二章託言政暴民貧之意烈烈
言其酷也發發言其疾也律律者峻峭之象弗弗者飄
忽之貌上有暴政下有貧民故不得養其父母有終身
之恨焉民莫不穀于時固有貧富不均者矣終篇無行
役之辭知民怨其貧也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為葬埜為孝子者同此心也

大東刺不均也首章言成周盛時簋飱饛然棘匕捄然人共食之均得一飽其道平直如砥如矢君子服行小人視傚今乃不然睠念回顧為之出涕二章言小取大取並出于東以公子而戍役猶以葛屨而履霜佻佻輕脆之貌也往來不已使見者心傷焉三章言寒冽之泉無浸已穫之薪猶憚人之不可重困也彼既為薪矣庶幾可載而歸無使其至于腐猶憚人宜休息之無使其

至于亡也四章言勞役之不均也東人職為勞苦而不蒙勞來西人未嘗勞苦而衣服粲然不特此也為舟子者得衣裘裳厮役之子亦有厠于百僚者可謂不均矣五章言上賜與之不均也或有酒醴之賜或求水漿而不得彼佩璲者鞙鞙然不以其長而得之自維天有漢以下言星象森列于上無與于人事故不能監察于下而使至此極也

四月大夫遭亂欲遯世而作是詩也首章言四月維夏

是必以四月行役于江漢之間歷秋冬而未歸故二章言秋三章言冬也四月夏之初也至于六月暑且退矣盛夏行役曽不少休先祖有神靈在天寧忍予若此不一救之乎二章言秋氣淒然百卉衰矣亂離且病于何而歸乎三章言冬冬氣栗烈加以飄風我獨何害與他人殊乎四章言行役既久故山荒蕪嘉木彫殘不知其罪何以致此也五章言視彼泉流或清或濁其濁者有時而清我禍日結是無時而能清也六章言江漢滔滔襟

帶南方地遠且險今茲行役是宜盡瘁以仕也寧不知有我乎七章言身非鶉鳶欲高飛而遠舉身非鱣鮪欲深伏而潛匿言自此將適也末章言隱遁山澤蕨薇可以采茹杞桋可以斤斧予作此歌告愬哀切將决然而舍去矣

北山為役使不均作也觀其詩辭言偕偕士子大夫不均知大夫尊養而士子勞苦也我從事獨賢非多之謂也觀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辭知宴安之人陽推其能

而意實役使之也

無將大車與無田甫田之意同非悔將小人也以大車為小人則任重者非也下云無思百憂意未嘗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塵自障而無益于行猶憂思心勞而無益于事也世既亂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樹也徒自損傷而已爾

小明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後二章勉君子以安位覬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此四語者當

時必有溫共靜退之人勸大夫以不仕者不從其言故悔恨至于涕泣睠睠懷顧欲出宿而從之也已而知其不可去乃自勉曰凡爾君子亦何懷安之有靖共則不躁正直則不撓守此道行之人雖不知神必福之矣始悔仕于亂世終不忍去其君可以為賢矣

鼓鐘言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夫淮去豐鎬遠矣幽王巡遊至此亦見其流連無度鄭氏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葢昭王南巡至漢故疑其為昭王也夫山川不

殊鐘鼓如故賢君樂此則為喜不賢君樂此則為憂前三章之意皆然末章言鼓鐘欽欽然不敢慢琴瑟與笙磬同音二雅二南與籥俱不僭亂此古之樂也其不淫若此言後人之不然也

楚茨祭之始末略具于是君子可以觀禮矣首章言去茨棘而蓺黍稷以為粢盛酒醴享祀妥侑大受祉福二章言有司恭肅濟濟蹌蹌以潔其牛羊剝烹陳列奉承以進祝祭于祊求神之道咸在祀事孔明隱然之理昭

著于是先祖大其禮神保歆其祀孝孫有慶則受福而得壽矣三章言執爨之人踖踖然而敬薦熟從獻莫不咸備王后靜一薦其庶羞其品甚衆已而賓客醻酢禮嚴而情洽于是感格于神報以福壽矣四章言禮行既久人雖甚倦禮不敢失于是工祝致福于其君曰享祀馨香神享其物百福之來可卜也如幾則遲速及時如式則豐約適中齊稷匡敕致其敬戒之意永錫爾極予以建中之福至于萬億斯年之久此皆祝嘏之辭也五

章言禮儀既備工祝告成神醉尸起送尸而神歸于是宰夫徹饌九嬪贊獻徹豆籩已乃燕同姓于東序故曰備言燕私末章言燕私之禮其始之祭也樂具入奏祭畢而樂出既燕而樂復入將與同姓安福祿于其終也爾殽既行無胥怨而有胥慶醉飽之後長幼致禮歸美于其君曰神享是祀矣使吾君壽考禮時為大順次之今既順且時謂無一不盡子子孫孫幸勿失墜而日引之以至于無疆也前五章神致福于孝孫後一章臣歸

美于君上非光昭于神人何以及此

信南山與楚茨詩相類楚茨言祭祀之禮推至于蓺黍稷信南山言稼穡之事極至于奉祭祀曾孫指后稷公劉以下歷代皆然也首章言此南山之野父老相傳自禹時已經理之信矣我曾孫世治此田畇畇然言其墾辟均一無曠土也衡從東南言疆理之正也二章言自冬有雪至春有雨優渥霑足曾孫得天天惠于民無有虧闕能生此百穀也三章言疆埸嚴整黍稷茂盛曾孫

取此以為酒食享尸以及賓受此壽考至于萬年也四章言田之所出不惟粢盛也又有瓜焉可以為菹蓋之菹以獻皇祖自盡其力以供祭祀此其所以壽考而受天之祐也五章始言牲牷之薦祭祀以粢盛為主牲牷次之故曰從以騂牡言毛血而不及體薦言其始也末章總言祭祀之馨香曾孫之福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皆言黍稷以及祭祀特詳略不同蓋稼穡之事先以奉祭祀而後自奉養不特黍稷凡物皆然也

甫田與大田相類歴言田事因及祭祀祈禱而已前二章為君言其民後二章為民言其君倬彼甫田倬之為言彌望而可見也歲取十千昔者取諸公田以共上也我取其陳今者取諸廪藏以予民也此事從古已然故有年至于今今者往適南畝見農人之耘耔𥽟黍稷之茂盛或有介助者或有止息者于是進其俊士而勞之憫其勤也次章言取其粢盛犧牲以祭社與四方我田既善可以為慶矣而成終實難于是復有甘雨之祈以

相我稷黍使民皆有常心髦士稷黍士女皆言我取其親愛之意也三章言曾孫至田閒見農夫婦子饁餉以饋田畯至止與農人狎熟攘臂于其閒品嘗其食欣喜可想長畆之禾不易治也既終此畝禾善且多曾孫見此不怒而喜夫君民雜處抵掌歡笑且耕且食由小人觀此自謂失禮有忤于君今也曾孫殊不以此為怒其愛我甚矣故農人手足輕利益致其敏此皆自喜之意也末章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彌望高下皆滿謂其末

收藏者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蓄積高而且大謂已收藏者也自一粒以上皆曾孫之物也不惟此也求千倉與萬箱葢已成之倉露積矣已有之箱捆載矣復求多焉言不勝其衆也黍稷稻粱莫不咸備此農夫之大慶也何以報吾君乎惟祝其萬壽而已

大田之詩與甫田不類者甫田言省耕大田言省斂也首章備春耕夏耘之事言苗之碩大者曾孫之賜也次章言苗稼盡善無根莠之害無螟螣之賊田祖之神畀

螟螣于炎火致然也三章言雨澤之及時公私之皆善刈穫之富而利及鰥寡也末章言其君省斂而因以祭祀介此景福也君民之情如此夫安得而不治乎

瞻彼洛矣此詩似思宣王也自成王營洛之後雖不遷都而每會諸侯于此謂其道里均也故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于東都謂之復會則前者屢會而後來不然也此詩言六師鞞琫為武備言似宣王會東都而選車徒之意也諸侯來朝天子錫予所以福祿如茨也服其韎

韐以作六師諸侯助天子習武事作者興起之謂也福祿既同謂天子與諸侯均此福也昔者君子至止咸願其享有萬年保其家邦今乃不然此詩人所為歎也案瞻彼洛矣後當次裳裳者華今缺

桑扈主交際而作故首章言交交桑扈末章言彼交匪傲也桑扈交交有文粲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胥之為言相也君子相樂則上可以受天之福下可以為國之翰君子通上下言之也為國屏翰百辟所法苟不戢則

放縱自恣不難則輕易自如其受福亦不多矣君子之交際惡可以不謹也末章言獻酬交錯之際觥雖觩然酒雖甚美人情雖若易縱猶思謙下之道無傲慢之意宜乎萬福之來如有求于我也

鴛鴦思古明王不暴殄天物出入無度也鴛鴦于飛始設畢羅鴛鴦既止戢翼自如此聖人弋不射宿之意也乘馬在廄摧秣自適畋游簡省馬閒無事此古人御走馬之意也其仁儉若此宜乎福禄之盛也

頍弁刺不親睦也昔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覲頍弁之詩幽王殆類是矣

首章言頍弁而來實為何事也酒食既設久而得見親莫如兄弟乃間隔若此何也已而自寬曰蔦與女蘿無松柏則無以生今我生于王猶是也未得見王憂心奕然儻得見王庶幾悅懌乎二章言頍弁而至實為何期蓋期我以食也酒食既設兄弟皆來而未得見何也與首章意同末章併甥舅言之蓋相期期者非止兄弟也頍

弁在首言不敢釋弁而歸猶束帶以待命之意也已而自傷曰國勢將亡譬雨雪之先霰死喪伊邇相見無幾盍于今夕宴飲為樂乎所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也

車舝蓋托言于嬪御而作是詩也其意與關雎相類關雎求而得之車舝求而未至者也關雎以比興言車舝直致其欲求之意也首章言間關車聲將欲有行以迎此季女吾之心本非飢渴望德音若飢渴然德音謂佳音也德音來至吾心歡焉同志之人相與燕喜可也雖

無好友自謙之辭也二章言平林寬廣有鷮焉集而依之猶令德碩女其心寬平以時來教在王宮者皆有所依式燕且譽好爾無厭數矣三章復申言歡樂之意雖酒殽非薄姑飲食自適繼以歌舞雖無德亦謙辭也四章言登高岡而望女柞薪之葉湑然若有所蔽析而去之庶幾得見車馬之來以寫我心此望望之意也末章言高山仰望景慕其行必且戒行矣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言車馬在道調適和順行且至止見此新昏庶幾得

慰我心首章言李女末章以新昏言之葢有次第也

青蠅大夫戒聽讒也夫青蠅止于樊籬榛棘之間固未害也然營營之意殆將未已知其將至而豫防之可也人之剛明者讒言難入豈弟樂易讒言易興夫讒言之志無極不極其毒不已其始也害極天下其終也禍及國家若江充之類是也故此詩始曰交亂四國終曰構我二人指人君至親密者言之不使遺餘一人也青蠅之詩與采芩不同風主于諷故其辭緩雅有直體故其

辭切

賔之初筵將祭者先行射禮將射者先行燕禮故首章言燕與射二章言祭也燕與祭之時所以飲酒者為成禮也今失禮若此故衛武公致勸戒之意焉首章言當初燕之時肆筵設席左右有序籩豆殽核陳設濟濟酒既和美飲者齊一無有喧譁及樂奏獻酬之後于是抗侯而射逸逸言閒雅也射者比耦各獻其功猶曰某賢于某若干之意其發矢以中的者所以祈免于爵也可

謂賢矣二章言奏樂以樂其先祖合此百禮百禮之中莫不咸備有壬有林言禮之盛大可觀也壬之為言任也言其盛林之為言君也言其大周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椒言其馨香壬林言其盛大也于是烈祖錫以純嘏子孫各盡其歡各奏爾能猶曰獻爾發功也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為敵猶曰手博手談之義賓始手仇主黨繼之既射之後酌彼康爵不中者又薦之以時物若此可謂

禮之盛矣三章言今之飲酒者則不然夫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自克以禮者不能也當其初筵之時溫然其恭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言其詳慎而不苟也威儀抑抑言其畀下以自牧也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動而不莊怭怭然褻瀆而不止舍而遷坐屢舞僊僊此之謂既醉而失次至于四章則又甚矣始焉猶曰威儀之失度終焉不復有威儀矣號呼讙呶籩豆紛亂冠弁欹側屢舞不休可謂既醉而不知其過矣于是焉而戒之曰

凡飲酒者既醉而出則賔主皆受其福醉而不出伐其德性夫飲酒所以為德者謂其有令儀也醉而無儀沈湎而已末章申言之凡此飲酒之人有醉有否夫飲酒所以立監史者正懼其有酒過也彼醉者人知其不善而不醉者反以為恥何也其已醉者不可言矣其未醉者猶可戒也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太怠匪當言者勿言匪相由者勿語由謂事相關而輕從我也因醉發

言使出童羖謂醉發狂言以無為有真可羞也大抵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三爵之禮子殊不識況敢多又乎其過于三爵甚矣

魚藻思周之盛王不專指武王言也至治之世鳥鵲之巢可俯而闚益德及鳥獸魚鼈則皆有近人之心不然高舉而深潛矣魚在于藻首尾可見不惟在藻又依于蒲其近人之意可想也此非人君盛德何以及此王安其居飲酒樂豈夫亦何事之有世亂則民與物皆不安

其生而後其君亦不安矣

采菽述先王待諸侯之禮刺今時之不然也首章言采菽當如鄭說采菽之藿以供鉶羹也此言諸侯來至采菽以俟之其來也何以予之雖無美物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必有以予之此未至而延望之意也次章言采芹亦當如鄭說采芹為俎以供庶羞與前章同見其旂旐聞其鸞聲與其車馬之盛想君子之至止也三章言赤芾邪幅言諸侯之服飾其自結約若此周禮有掌交之

官故諸侯之覲天子亦謂之交曰匪紓者猶言敬共而不敢慢也既言天子所予又言樂只君子天子命之福禄申之謂諸侯已至見知于天子而受此百福也四章言柞之枝其葉蓬蓬然猶諸侯為國之枝葉庇其本根也詩人多言柞漢有五柞宮盩長安多此木也樂只君子鎮撫王室上下同福亦惟天子左右之臣平平然辯治不敢怠遑故能率從諸侯若此也末章言楊舟汎然紼纚維之故有所繫屬諸侯亦猶是也樂只君子惟天

子葵之故福禄膍之葵垂而下向故周禮曰杅上終葵首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上文意相反左右平平故能率先諸侯優游宴安諸侯亦從而戾矣此所謂刺也

角弓託言百姓而歸過于其君也人情不善易于放肆猶撟揉以為弓稍縱則反矣兄弟昏姻不可相遠相遠則離離則交爭紛亂何所不有上之人略相遠爾下民化之遂至于相戕可不謹乎民之相怨受爵不讓夫有

爵可爭非下民也託言于民蓋必有不令兄弟爭受爵者矣骨肉所以相爭者大抵以利言也若下民無所爭矣案角弓後當次菀柳今缺

都人士美古人衣服之有常而今莫之見也首章言都人之為士者非為長民者言也其服也儉而容貌有常出言成文而行歸忠信此民所視以為儀表者也二章以下兼士女言之彼為士者以臺為笠以緇撮髻彼為女者綢直如髮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儉素

若此今不復若此矣此吾心所以不悅也都人易侈君子女猶言士大夫家女驕侈好奢其服飾若此他可知也琇實以石充耳亦儉也尹吉猶言姬姜也後二章言士女容止自然可觀非其作意為之也葛屨之詩言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非不美也特作意為之此褊心所以為刺也

采綠詳觀詩意非久戍而怨曠殆似昏姻之失時也意有所懷不在采菉髮久不櫛則卷局故言歸沐昏有請

期過期一日則不至矣後二章望之子辭也儻得一見狩當為之韔弓釣當為之綸繩釣而得大魚使人縱觀則幸矣

黍苗從于召伯者作是詩詩人託言以思古也詳觀詩意不止為城謝設兼平淮夷言之黍苗得陰雨之膏潤猶召伯南行之勞民也二章城築集事有遄歸之言三章師旅集事有歸處之言皆謂其不罷民力也四章總言召伯之功師役二事最為煩民亦最為勞苦者若召

伯功烈如彼百姓歌咏之可以為賢矣末章召伯此行所至安静水土平治功成告歸宵旰之憂釋然去心今為卿士者不然王亦不能安也

隰桑思君子而不得見也隰桑有阿隰卑下也阿卷也庇蔭萬物卑下卷曲而其葉茂盛若此猶君子有謙下之德而庇覆于人也使我得見之其樂如何德音孔膠言使我聞其德音必膠固以附之不可解矣末章言我心愛此君子其人遠適無從以此語之爾然此意藏于

我之心中何日可忘也案隰桑後當次白華今缺

緜蠻古者大臣行役小臣從之與之共事而均勞苦也黃鳥止于卯言物各息于其所也今者行役方以道遠足弱為憂君子不惟飲食教誨之又以後車載之可謂能察其微矣

瓠葉古者物不足而禮有餘也瓠葉多苦采而亨之兔首多骨燔而炙之先嘗之以示其勤繼之獻酬以極其歡則無有一物不可以為禮矣

漸漸之石何以知其征荆舒也北有沙漠風塵南有山嶺谿谷此曰漸漸之石山川悠逺知其為羣蠻也始言不遑朝此行恐不復再見天子也次章不遑出罙入其阻恐不得出也末章憂性命在旦暮亦不遑他念矣

案漸漸之石後當次苕之華次何草不黄今並抉

續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戈廷楠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宋　戴溪　撰

讀大雅

文王成王之時作也推美文王之德始受天命至于孫子因言商周廢興之際知天命之可畏使羣臣與成王知所戒懼以取法于文王也首章言文王尊為民上德昭于天周雖積累之邦天有維新之命然文王自悔其

德天命亦不時至蓋文王避遜而不敢當天亦遲回而不欲興也文王此心一陟一降常在帝旁他何所容心焉二章言文王勤勉之心有加無已故能承天之錫命以始周家之業至于孫子蕃茂百世不唯王之孫子然也凡為周之士者雖非大族亦世載其德以為周家之用蓋天祐人君莫大于生賢也三章言世之不顯者其謀猶翼翼然恭敬蓋世族多賢未足為得士之盛世之不顯而有士若此此其所以為多士也天生多士以為

周家楨幹使其君心以寧盖得人則憂心釋然也四章言文王之德穆穆然而和文王之敬緝繼而熙廣唯其小心若此故大受天命向者商之子孫其數甚衆今者侯服于周非天命何以及此五章言商轉為周天命無常如此不唯商之子孫然也凡為商之士者皆黼冔而助祭于周廟矣今為我周之臣者可不念及文王乎不然與商之士均矣六章申言之念爾祖者宜修厥德永言我周家配天之命亦即所以自求多福也昔殷之未

亡也固嘗配天矣今忽焉而亡宜鑒于有殷知大命之不易也末章言受命不易宜有以達之人之一身萬善具備無自壅遏使善端形見於外宣布昭明又時時虞度殷之所以棄絶于天者以自戒懼夫上天之始無聲無臭言其發端甚微不可意而度但能儀型文王則萬邦作信矣蓋文王與天為一故也

大明推文王太姒之德施及于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天理可畏在下之善惡昭明而在上之威命赫

然也天不可信為君最難以殷之正適居天王之位忽焉而亡其可畏也若此是時天眷佑有周摯生任氏以配王季遂生文王文王之德應天心而受多福莘生姒氏以配文王遂生武王武王之功奉帝命而興王業三世相繼篤生聖人可謂甚善矣造舟為梁言文王親迎之不敢慢禮也不顯其光言文王不以周之大加莘之微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武王誓師之辭所謂奉天討罪也

緜推文王以及太王也生民之詩言厥初生民時為姜嫄緜之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夫有土有民可以立國自后稷封于邰然後有民其後中衰公劉遷于漆沮民復生業故二詩竝言之太王去豳居邑未定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家室也詰朝走馬循水而西相視原隰與姜女偕行葢倉猝之際民未奠居夫婦共其艱難不敢即安如此也得邑于岐山之下土地肥美定謀而卜居築室于兹言先為立家也慰安其民止息于此是正其

經界立其疆畎自西徂東執事周徧歸市之民無不得所矣然後自治其家室版築之工始營宗廟以奉其先立冢土為百姓立社戎醜攸行則舉國之衆皆來助矣蓋社與追胥竭作人情皆然也肆不殄厥慍一章專指太王言也太王治岐正以避狄邑居既成太王不敢懷慍于狄求以殄絶之皮幣之問不啻曩者迨夫喬木既成而立國鞏固行道欣悅而商賈願出彼之境者雖有奔突之勢但張惠而息亦無所用其噬矣末章收功于

文王虞芮質成四方諸侯日益歸周文王愀然恐懼蓋自漆沮生民之後至是民生益盛文王竭力以事其上但曰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而已他不敢知也共為臣之職以服事殷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

棫樸言文王能宜人以勉成王也白桵之木樸屬而叢生非大木也取材不遺焉言文王取材于微也周禮有槱燎蓋積木以燎謂之槱辟王之濟濟由多士之濟濟

也故曰左右趣之奉璋者不止于助祭他亦有用璋者左右奉璋言執事之人也髦士攸宜猶曰無非正人也第三章最為難説王者有行六師畢從何與于官人且王者之行不先戒命彼六師者汲汲然而及之此殆楚莊王伐宋之事非所以語文王也夫天子征行非必盡發六鄉之士其近畿諸侯必以師行受命于天子以備六師瞻彼洛矣之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諸侯也淠動也利涉大川實假舟楫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言諸侯奔走以從猶烝徒之篤舟也內之左右罔非正人外之諸侯奔走從事此文王作人之效也夫雲漢為章于天猶多士生于王國為國之華也作人之效久而後見今周王壽考其遐遠若此豈不能作人乎作人之道如金如玉因其質而成其文昔文王作人若此為今王者可不自勉以綱紀四方乎得人則可以維持天下也

旱麓言周之先祖干禄求福之道也旱山之麓無木不

萋而茂盛若此猶之無其道斵喪下國周家之業獨爲茂盛果何修而得此豈弟君子干禄于天故能享有是禄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所謂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表裏洞徹無有瑕玷若此宜夫福禄之來下也不唯此也作成人材如鳶飛魚躍悠久培植以貽後人所以長有福禄由人已之兩盡也此後言受福之實也奉其犧牲陳其酒醴以享于鬼神受此多福何也豈弟君子爲神所勞猶柞棫茂鬱爲民所燎也葛藟蔓延施于條枚

言子孫有所依託于先祖而然首章言干禄末章言求福以豈弟而干禄以不回而求福何嫌之有

思齊形容文王所以聖也文王以太任為母太姒為妻母德之教固多矣婦德之懿亦文王有以致之文王之德無怨恣于明神故能刑于寡妻家齊而國治也婦人至寡弱乃至難化也唯無愧於幽明者能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此最善形容文王者不顯如有以臨之無射如有以保之此謂不貳其心也不但此也文王無怨嫉

之心故戎疾而不殄盛德大業無有瑕玷猶且兢業恐懼無所聞而亦式無所諫而亦入可謂盡善盡美矣末章言作人謂人已之兩盡也夫貽謀燕翼專在作人故三詩言文王之德皆及之然是事非旦暮之功故以壽考遐遠不數言之

皇矣言天眷有周始于太王之遷次至泰伯王季之遜末至于文王之伐密崇也首章言上天監觀下國求民底定維此二國非夏商也詩言商周何與于夏況此維

此二國則有所指言之也湯伐桀詩末後四章言文王伐密與崇指此二國言之也湯伐桀自葛載文王成王業自伐密崇始觀史記載簡子事知伐國而有者天所與也此二國者其政不得乎民天將取而代之故究度四方之國然天意須猶假之者言久也二國長惡日甚帝實憎之故眷眷于西顧與之二國而使處焉此章總叙一篇之意故其後析言之自作之屏之而下言太王遷岐事也故終之曰帝遷此明德之人指太王言也太

王初遷之時芟除植藝以成都邑向也草莽險峻今也
串習平夷來者載路矣天立厥配葢指姜女生王季太
任生文王也聖賢相繼受命固矣三章言帝察于岐周
其山有柞棫之拔起松柏之茂悅其國勢稍定矣于是
焉與之立國使對于天下始自泰伯王季有太伯遜國
之美又有王季友愛之誠故慶源篤厚載錫光榮受禄
無喪奄有四方受西伯專征之命矣四章申言王季之
德始也帝度於四國今也帝度於王季而知其心克類

謂繼世如一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故有此大邦然克順克比不自驕大以和協人心至於文王其德靡悔故受福以施孫子言聖人之德以無悔猶曰庶無罪悔也後四章兩言帝謂觀此一篇主意似為伐密崇起也天心灼見文王謂其無畔援歆羡其心泊然世念不形獨濟人于險此心不忘爾今密人敢為無道若此故赫斯怒以遏亂畧所以厚周家之福以對于天下對天下猶言答其師之意然文王臨事而懼依其在京不敢輕用

其力視密之山川如其山川然無侵削堙塞之患得密
之後徙居岐陽遂為萬邦之主矣不特此也天心又謂
文王予愛爾明徳不大聲譽以色所謂色取仁者無有
不長諸夏以兵革則文王非佳兵矣默然與天為一令
也乃有仇方如崇者故文王與兄弟之國共伐之始也
閑閑安安欲以致附之三旬不服不免肆伐絶滅之伐
人之國無拂于四方之心非仁義之師何以及此
靈臺述文王之所以樂也説此詩者見臺沼靈囿與辟

廱同為一篇故言其同一處夫公左右之為臺沼靈囿又為辟廱地相附近詩人詠歌之辭雜而互見何必同為一處始也言靈臺經始之易見其與民同樂也中也言靈沼靈囿之適見其與物同樂也末乃言文王之樂不在靈沼靈囿而在辟廱也大雅述文王其要皆歸作人此致治之本也

下武美武王能繼三后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下武之詩

武王可謂善繼志善述事者矣周有哲王世修文德以武為下大抵世有武則尚武矣哲王則三后是也三后之靈在天今王配之于京何以能配也世有令德作而求之也夫唯能配三后也故能配天受命以成王者之信為下土之法若此可以為孝思孝思可以為法矣夫民信不易成也成王之信數世而後能致之其難若此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言天下諸侯來應順一人之德而媚之此所謂下土之式孝思若此宜乎嗣有大服昭明

而不可掩也又從而申言之諸侯之來者其昭明若此由繩其祖武而然也繼自今萬斯年受天之祜諸侯來賀佐助天子雖萬年猶一日也

文王有聲述都鎬之意也首章言文王所以有聲者能述前人盛大之業也述前人而求其所以寧述前人而觀其所以成此文王之所以能為君也下二章言文王作豐既築城矣又為之溝洫而作豐可謂能稱矣豈曰棘其欲而率意妄為正欲述前人之業以為孝也四章

言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蓋豐水出於豐城之下四方諸
侯來朝于周文王出而迎客會于豐之垣咸滌濯于此
猶湯沐意也四方同歸于周周為四方之楨幹蓋文王
未為王故也五章而下皆言武王也豐水東注四方諸
侯由豐水而朝周詩人見豐水而思禹功焉皇王為君
四方來朝比于文王其功大矣六章言武王都鎬先作
辟廱以養人材時宗廟皆在豐也武王所以都鎬之意
為四方來朝者豐不足以容之猶成王營洛以朝諸侯

取其道里均也七章言武王宅鎬非出已意龜兆告吉武王特成之耳末章言豐水有草其都邑之美武王豈不欲從事者蓋諸侯與天子都邑不同將傳之子孫以燕翼之不得不然也燕言安翼言助也
文王有聲後當次生民今缺
行葦時方太平燕同姓以及賔客養老也行葦當道牛羊勿踐履非特牛羊之馴牧者有仁心焉猶魯恭馴雉之意行葦得宜生意可掬即此可以觀治矣戚之為言親也親親如兄弟莫有相遠者具爾猶言具在目前也

於是肆筵設几以燕樂之觀二章三章之辭歡洽可想也自敦弓既堅而下言燕賓客也公與族燕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天子之禮亦當然也今也序賓則賓客固多矣又曰曾孫維主知其燕賓也既射之後則曾孫酌大斗以祈黄耉蓋賓客之中有年高者君親酌而祈焉祈有頌禱之意下文云以介景福祈黄耉之辭也以引以翼引猶引年之引翼言扶持也太平無象萬物得宜人君燕樂同姓以及賓客耆老此至治之象也

既醉言成王既祭而燕羣臣羣臣既醉而歸福于其君也首章致羣臣之言曰吾君既醉我以酒矣又飽我以德唯祝君子萬年介之景福也二章申言之不特介福而已介之昭明則君德著矣且不唯昭明而已昭明有融新之又新加以高朗既明且遠令終非謂考終命也事之始治甚易其終實難後世賢君多不克終一再傳之後繼以衰亂此非所謂令終也今祝以令終雖未可知然有其兆矣況公尸嘗告之乎公尸之告維何自此

以下皆述公尸嘉告之意也當其祭時籩豆靜好羣臣雝肅况夫君子有孝子謂嗣子之助祭者宜乎其受福也天既生孝子矣其慶無窮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内當得賢助祚裔蕃昌天命之禄矣不唯此也景命益附何以言之繼是以往予以女士從以孫子益得賢妃淑女以配君子子孫皆賢如太姜任姒其為福也長矣

右既醉八章章四句

次鳧鷖今缺

假樂嘉成王之君臣相與也説者謂有賡歌之意信然

此詩每章四句序詩者分為六句故意不連屬當從四句為正首章言假樂君子猶所謂優游爾休也有顯顯之德宜于人民故能受禄于天二章言天既命之又從而申之故使之受禄無算子孫無疆也三章申言人君之德穆穆言其和皇皇言其恐懼也德宜為君王不敢過差以忘其先祖一唯典章法度是式也四章言威儀抑抑然謙也德音秩秩秩繼也無怨無惡心無偏倚也率由舊匹謀不自用也羣匹猶言臣鄰也五章申言受

福之實為四方之綱紀海內有所維持是乃所謂福也綱紀四方至尊嚴也與羣臣為友而燕樂之又何其平易也末章言百辟卿士衆被人君之德亦思所以自媚于天子何以媚之究心職業使百姓安止是乃所以媚其君也（東萊黃震曰抄云諸家以六句為章岷隱華谷四句為章文義甚順）君臣相與若此可以為至治之世矣（東萊假樂後當次公劉令缺）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簡質之可以事天平易之可以近民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當艱難

之時有簡質平易之意此固民之所歸也酌行潦之水可以供酒食備滌濯其簡質若此然則豈弟君子平易近民豈不可為民父母乎禮節繁多其意睽隔謂之尊嚴則可謂之豈弟則非也

卷阿美人君能下賢賢者來遊以歌詠其德也阿唯卷然故飄風南來君唯豈弟故賢者來遊矢音而為歌也自二章以下皆歌辭也天下無事土宇廣大受禄于天德性豈弟何以祈吾君哉俾充其德性之所固有似先

公主百神常保純嘏皆此一性充之也五章言吾有所
憑藉扶翼實為孝德之人是引是翼不唯輔已而已又
將為法於天下矣六章言德性内充輝光發外顒顒卬
卬則望之儼然如圭如璋則即之也温聞望崇高且為
四方之綱紀矣七章言人君得賢之盛如鳳凰之至止
傅于天棲于梧桐也羣賢畢集唯上所用上焉見親于
天子下焉見親于百姓也末章申言君子之車騎多其
馬閑習賢者至止被君之德雖矢詠之辭不多不足以

賛其君之萬一維以遂歌則形容君德無盡矣

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於王用事之臣章末二句每致意焉曰以定我王曰以為王休曰以近有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皆有所託于人也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於女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板之詩亦託言於用事之臣與此意同

板召穆公戒其同列以答天譴也首章言天方震怒欲反而歸于正使下民之病若此也發言不合于理則其

為謀也淺矣德非聖哲自執小見外示誠信中懷詐偽所以不能遠猶而我是用諫也二章申言天意方怒不當傲然弗顧勿以出話然否不關理亂葢辭輯睦則民意和辭悅懌則民志定其所關大矣三章申言是用大諫之意職事雖異憂國則同我即爾謀言可服行囂囂自辨反以為笑昔人尚詢于芻蕘同寮不猶愈于芻蕘乎四章言天意可畏吾言激切奈何蹻蹻然自大以憂為戲久將不可復救及今猶可止也五章言天方栽削

無道無為夸大以附益其禍今之世有威儀者終止于迷亂為善人者安坐而不與事當民方呻吟之初猶有顧忌莫我敢揆揆之為言裁削之謂也今喪亂蔑資民無可食曾莫知所以惠之則民將無所顧忌矣六章因言天之牖民蓋天本與民相通也壎篪相應圭璋相合攜相授受言如一也民言可畏天立君以為民也攜無曰益則君于民何有天既牖民必將有所變易矣民之多辟至難合也况自立辟乎七章言可畏者非獨民也

价人謂助我為政者太師謂保傅之官大邦諸侯也大宗巨室也此四者為藩垣屏翰上懐德則寧否亦能亂不唯此也又有宗子為國之城毋使此城壊可也五者同心足恃也五者離心則孤立于上是可畏也末章總言天威可畏曰監左右一游一豫臨之在上可不畏乎可不畏乎

蕩召穆公述文王咨殷商之意以戒厲王猶借秦為喻也首章穆公自述天命之可畏也言上天廣大為下民

之主若未可畏也及其疾威則其命多辟辟罪也夫天生烝民命其君主之非其人則去之不可信也當其初受天命若可保也鮮克有終則其君實為之此世之所以多亂亡也二章述文王咨商之言咨嗟歎息不敢言於君而竊歎于室此忠臣所為痛心也彊禦掊克之人乃使居官以虐民天降滔德猶曰天奪其魄之意女興是力是違天也三章言女當秉義類為事彼彊禦者人多怨之如之何其可任流言以對則善言不聞寇攘式

内則在内為亂交相詛祝無有止極亂之盛也四章言肆其彊梁斂怨在已無有賢者為之助五章言天不湎爾以酒爾乃自沈湎若此既愆爾止則無明無晦雖袒裼于顛而不顧式號式呼則無晝無夜雖連日夜而不休六章言商民不靜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皆不靜之貌也其近在王畿者無小大皆喪矣女之不悟猶曰人尚由行亦猶秦苻生所謂行者比肩未足為希也中國既怒人莫不憤矣七章言殷將亡矣匪帝命不時殷不用

老成人故也如借曰老成不存獨無典刑乎曾不能聽信以傾其命也末章再言殷之必亡也人言顛沛之揭者其枝葉未害而本根又已傷殷之謂也故紂有若林之衆無救于牧野之敗此枝葉未害而本先撥故也昔者夏后氏嘗若是矣殷鑒若此可不畏哉文王憂患之意唯召穆公知之即文王憂殷之意知穆公之憂周也抑且勸且戒其辭緩末章之辭切矣首章泛言人必有威儀可畏為德之隅然後人莫敢犯抑抑謙下也不唯

此也明哲有保身之道故每至于自悔無有哲而不愚者特為愚者不可以不察耳二章言强國莫先于用人覺民莫先于德行其功效至廣也命令之出當訏謨而後定遠大之謀當朝夕以來告敬戒威儀可為民法此二章皆泛言治道之當然也三章自其在于今以下至無淪胥以亡指實以戒之也自夙興夜寐以下至用遏蠻方指事以教之也五章言質爾人民謂致察于民言謹爾侯度謂為法于諸侯也謹爾出話謂言不可妄發

敬爾威儀謂身不可妄動若此則盡善矣自白圭之玷而下至言不可逝矣申言之話之難也自無言不讎而下至萬民靡不承言民之報上甚速也七章言待羣臣之道當和顏以待之不使遠有愆尤蓋人之相尤多有後言近則不知也屋漏之中神實鑒之庶幾其無愧無曰其不顯蓋人之慢神明者必先有厭射之心以為未必然故侮慢而不知夫神不可度也況可得而逆乎八章言為君以德盡美盡善淑戒容止使不愆于威儀苟

不僭不賊未有不為民則者蓋報施之禮當然猶投桃而報李也自童而角近方長成特潰亂小子而已爾其可聽乎蓋指一時用事者言也九章言荏染柔木可以垂絲綸猶温温恭人可以為德之基阯務德而不先温恭德不可為也蓋人之柔嘉者必温恭其剛厲者必彊禦故有哲人者告之話言皆德言也宜順而行之彼愚人者反教我以僭況民各有心固難盡信唯哲人之聽可也自於乎小子而下至于末章其辭皆廹小子指用

事者言之亦託言也示事提耳其誨可謂諄諄矣藐藐之聽不以為教覆以為虐豈不悲夫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則為人父矣亦聿既髦聿猶過也謂雖未有知識比之既耄亦勝矣蓋耄則憒亂少猶精明也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言民有自滿之心則少雖了了大未必嘉不然未有不成者今小子所以無知者矜已而自滿故也末章之辭尤切告爾舊止指殷商之際言也天方疾戚行且喪亡殷鑒不遠天道無差可不畏夫已德回邪

則禍自己致使民大棘民何罪乎

桑柔芮伯託於用事之臣以戒其君也前二章言國之始亂也夫國之將亂民必先去其鄉井伐桑柘蠶耕具以流離于四方次則聚為盜賊所在蠭起故兵甲紛紜于天下首章言劉彼桑桑二章言四牡旟旐之意也三章言不遑寧止心有所疑欲往而無所歸也君子實維言在昔君子實維持國家其秉心不與人競今之禍害誰實為之指用事者言也四章憂國之日削故念及土

宇東西游走無有定處何所遇之多疾也孔棘我圉言凡我疆圉無非艱棘環顧四方皆然也五章指用事者言之子之為謀為毖自謂審重矣既亂且削是為謀之不臧也今告爾以憂恤誨爾以序爵知序爵則不至于越次以用人也世豈有執熱而不濯與陷溺于深淵者乎盍自悔焉可也六章七章言民不力于稼穡爾實使之也遡風謂逆風也遡風而行亦不免僾唈蓋事未有安坐而可成者盡吾力焉可也今也民有勤肅之心上

之人實惰之使有所不逮夫稼穡國之實也民竭力以事稼穡故百官有司禄足以代耕豈不甚善獨奈何惰農以自厲乎夫天所以立王業之基繄稼穡是賴令也天降喪亂滅其所以立王之本故稼穡有蟊賊之害爲上者又不能恤其民哀憫中國使皆奔走流離寄寓于人無有一人盡其力以動穹蒼之念使至于悔禍也此詩指用事朋友言之故猶不敢直致其辭託言于在彼使用事者知所警焉八章言維此惠君指其君言也上

有慈惠之君民所瞻仰其心將以宣達謀猶故謹擇其相彼不順者又與人殊獨利其身使狂者不悛若此其可以不戒乎九章言鹿在中林猶有羣匹今朋友見譖不能以善道相與則進退不可矣十章言聖人明見百里愚人以狂為喜矣豈不能言乎何畏忌于愚人若此也十一章言此有良人不能求廸彼忍心者乃顧乃復況民有貪亂之心視此行事寧為荼毒而已矣十二章言大風有隧實維大谷有以致之此良人者可以為善

法彼不順者其中垢穢殊甚子有以來之是大谷之受風也十三章之意同十四章申言朋友之義重複詳盡予嘗默以告女女反見赫故不得已而作歌以告也末二章申言民情可畏上之人又從而助之使為邦虐亂可必也民情罔中職涼善背上實主之民情回邪職競不力上又主之民之未安使為寇盜上又主之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薄言不可已衆背詈作歌明言不復隱諱欲辭其罪亦不可得矣

雲漢仍叔述宣王閔雨之心也然觀其詩辭大抵責報
于神者多比之桑林之辭異矣君子雖知其將興亦知
其不能終也天氣高清雲漢昭明此無雨之候也饑饉
薦臻則旱之日久矣犧牲圭璧無幽不求是必有獲罪
天地祖宗者故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與其耗斁下土寧
吾身當之此言既發宣王所以中興也三章言旱已甚
矣不可推而去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望雨之切常若
雷霆之發也周民已無遺矣昊天寧不我遺乎舉國之

人安得而不相畏先祖之業將墜矣四章五章言旱甚若此羣公先正不我聞不我助吾無望焉父母先祖寧忍棄我上天寧使我遯乎尊尊親親之辭也六章言旱不知其故天不我虞神不我怒何以若此不敢有責于冥冥也七章言旱甚若此蕩然無復綱紀朋友不足以為國也舉國羣臣無不咎心而賑卹靡有不能而止者至此無所用其力但仰天歎息而已末章言有嘒其星與雲漢昭回之意同皆無雨候也大夫君子其假天者

不遺餘力幸無棄其成庶其有所感召凡我所以為是者非以為己正以定國衆正爾此堅大夫君子之心懼其或怠也始焉有所求于天終焉有所責于人反己自修之意也

崧高尹吉甫贈言于申伯也厲王板蕩宣王能建國親諸侯吉甫美焉幽王亂亡平王能錫命諸侯夫子取焉觀崧高之詩知申伯先邑于謝入仕于周宣王因城謝而封之加地進爵焉首章言申甫兩國始封之本二章

言申伯繼其祖父之業能為南國之式故王命召伯定其宅升之以為南邦言其始為諸侯也三章言王因其舊邑之人以作申伯之功既命召伯徹其土田又命傅御遷其私人為申伯計者詳矣四章言召伯營廟寢之功蹻蹻申伯車馬之飾也五章言王遣申伯之辭且有所錫予也六章言王餞申伯申伯還歸仍使召伯具其道路之資也七章言申伯既歸周人咸喜申伯能為周之屏翰也八章美申伯之德吉甫述其作誦之由也

高後當次

烝民今缺

韓奕韓侯入覲天子錫命其還也因以親迎吉甫美之以作是詩美韓侯所以大宣王也首章言韓有梁山其道倬然韓侯經從此道以受命于周自纘戎祖考而下天子親命之辭也二章言韓侯入覲之儀天子錫命之禮也三章言韓侯既覲而歸天子使顯父餞之其禮盛設其意歡洽也四章言韓侯便道親迎其盛若此也五章言蹶夫之擇壻不唯人物之良其山澤百物之富可

樂也末章追言韓之先世受先王之命為北國之伯臣服百蠻經理其地墉壑畝籍使同于中國百蠻貢其貔豹之皮以為中國捍禦猶無終子納虎豹之皮請和于晉之意今韓侯能世守其業也

江漢詳觀詩意出于召虎侈上賜而歸美以戒也意者尹吉甫述虎之意而為之以見宣王之美也前二章不言虎平淮夷第三章特言虎式辟四方疆理南海而已蓋虎不敢以平淮夷為功歸功于師武臣力之意也江

漢浮浮似言與江漢之師順流而下匪安匪遊言不敢寧居之意淮夷來求兵欲加而淮夷已求服來鋪納欵請降陳列于軍前也二章淮夷既平因經略四方大抵平定葢厲王之後亂者多矣三章言召虎時在江漢王申命之使式辟四方治其土田取法王國疆理之功至于南海召旻曰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恐為虎言也四章申言宣王册命虎辭也五章言王賜虎圭瓚并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周之先祖與虎之先祖實寵

命之宣王謙不敢當也自虎拜稽首至末章虎歸美之辭也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虎自言也對揚天子之休命作吾祖之告成虎之自祈者如此矢其文德因以為戒也

常武美宣王之功既成而不黷武也是詩不及淮夷獨言淮濆淮浦遼以為夷淮非也此蓋征徐徐州有戎或淮夷作助耳首章言赫赫明明天子之命言盛哉天子之命將也實為太師皇父其祖南仲整六師以從戎敬

戒其事以施恩惠匪曰耀武示威也二章言皇父為大將其列行陳而戒師旅者程伯休父實副之初言惠南國次言省徐土示不敢加兵也不留不處言非久于外者以太師從戎是所謂三公出將也故曰三事就緒三章言天威雖可畏而王心舒暇遲速得宜當徐方之繹騷也于是有以震驚之天威所加譬如雷霆徐方自然震驚矣四章申言天威之可畏也當是時必有近淮之虜助徐為虐者故厚淮濆之陳執此醜虜截沿淮之浦

以遏其來路也謂之仍執則主戰者固不在虜也五章稱美王旅之盛有法度紀律神變而不可測也末章言功成而亟歸其不黷武如此也唯其不回故還歸而無復後患餘禍也

瞻卬亂極則辭廹枚數其失猶不能止此其所以為大壞之時也首章言瞻卬昊天而訴之降此大厲謂大惡之人天實生之不然何以若此也人之痛苦必有息時今蟊賊之人相繼而不止設為罪罟以網羅斯民無有

休息如之何其可也二章所言有人之土田奪人之士民收無罪而說有罪皆指用事者言之大厲亦然三章言婦人之亂政指褒姒言也四章言鞫人忮忒譖鞫人之罪者懷忮忒之心譖之于始竟背之于終若是極矣胡為慝而未止乎蓋亂之極者必興大獄以誣陷良善雖其親戚骨肉不能免也故曰竟背不唯此也國之亂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如賈三倍豈曰君子所當識婦人既不與外事豈當其休蠶織蓋

士女皆失度矣五章言天何以刺我乎神何以不富我乎曾不能自省舍狄人之可畏徒忌刻賢者而已天之不祥曾莫之惆而逸游狎暱其威儀不似人君況善人之云亡乎六章言天降罪罟迷奪其魄日多日危故善人云亡寧不憂而且悲乎末章言泉水涌出陷溺已深亂亡極矣吾憂其不免夫昊天藐藐無不克鞏言天之高高不可恃也德者天則鞏之何常之有不辱其先祖不累其子孫可也案瞻卬後當次召旻今缺

讀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與維清之詩皆文王樂章也觀漢廟有名則清廟為文王廟與閟宮類可也然而古人云清廟茅屋與清廟之瑟皆泛言王之德至于維清言文王造周之功或者祀文爾清廟總名或者自文王始耶清閟皆有静謐之意所以交于神明也夫祭祀之時樂章不一清廟之詩特言助祭之臣維天之命特美文王歌此樂章各有次第耶於穆清廟歎美是廟之祭也肅雝顯

相稱贊助祭之臣也駿奔濟濟咸守文王舊德以對于在天之靈則文王之德在人可知矣茍非文王之德昭明顯著則奉承祭祀者何以若此故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永永無極也盛德所以百世祀者蓋謂人情無射愈遠愈思也

維天之命歌文王之德以告也極聖人之德維天其配之故稱聖人者多言天天命生物至和無極聖人默默與天同功蓋純則無間唯無間故不已相因之理也夫

德盛者垂裕故曰假以溢我餘波洋溢故曰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大如天然至簡至易唯曰愛民而已故曰駿惠我文王為子孫者益厚其德是乃所以報文王也維清奏象舞歌是詩也伯夷典禮舜命維清蓋清者祭祀之本也維清二字樂章發語辭也緝熙文王之典謂後人緝續增廣文王之舊典禮經以肇有此禋祀卒至于克成厥勲此周家禎祥之本也白魚烏火之祥末矣烈文當與臣工類諸侯率其羣臣來助祭臨遣于廟烈

文以戒諸侯臣工以戒羣臣也烈文辟公言諸侯皆有功烈而將以文采令兹助祭是錫我以祉福為惠于無疆子孫與受賜焉自無封靡于爾邦以下相戒之辭也無封靡則退遜儉約可以守國故天子亦崇仰之念功不忘則子孫之繼序者必能大其功矣強在得人則四方以為訓顯在修德則百辟以為法美哉前王之德其可忘乎

天作祀太王而因言文王序言祀先公非也周之王業

自遷岐始其始之遷也甚艱實維太王闢而大之彼指岐言也彼既作邑矣文王實靖之彼事既往至今岐有平夷之行子孫世守其業此非太王之功何以及此故歌以告焉

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然主意在文武受命况郊祀以后稷配舍后稷而言文武何也意者推言文武受命而後得以郊天祀地耶二后雖不明言文武然周之受命舍文武其誰二后成此王業不敢康寧基此天命

夙夜宥密蓋宥則寛而不廹密則靜而無跡昭假遲遲於乎不顯之意也繼續廣大盡心無遺故能定兹天命今之郊祀天地者職此之由故告于天而無愧辭焉案昊天有成命後當次我將今缺

時邁說者謂武王廵狩告祭之詩成王亦甞撫萬邦廵侯甸四征不庭矣觀此詩殊非告祭之辭與般之詩不同王者省方祭于所過名山大川不必皆祀天也意者時邁之詩因廵狩而祀百神作詩者歌頌其事爾始言

昊天以周為子故右序有周時邁之舉略示巡省六服羣辟無不震肅囿無所用其威因祀百神及河嶽而已信哉吾王之可以為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猶肆覲羣后之意明昭有周之徳式序在位之臣偃武修文以示中國孜制度修禮樂焉信乎吾王之保有天下也執競祀武王樂歌也執競猶持勝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强莫加焉唯武王執競故能有其競不然則其強易折也然武王所以成王業受天命者唯不顯其光得

之非無競所能致也斤斤猶不顯之意也自斤斤其明以上皆叙武王之徳其下則叙祭而受福之辭也威儀反反則久而不厭福禄來反則疊至而無窮也

思文后稷配天之歌也書以文思稱堯詩以思文歌后稷皆言其表裏也記曰后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說者言其以農事開國不知其有立極之功唯其率育故能陳常唯其陳常故能立極蓋既富而教之也

臣工遣助祭之臣也上四語總為臣工言也言諸侯之

臣獻成於王王治其成而已咨則訪之天子茹則臣工納之也次乃為保介言之保介治田之官也時莫春矣將何求哉當問新畬之如何而已昔者后稷實授上天來牟之賜故子孫世保之曰大哉來牟乎將受厥明言受賜昭然也上天昭明至今豐年天之賜也命我衆人備乃器具奄忽之間遂觀銍艾上天之賜蓋可必矣蔡臣工後當次噫嘻今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歌以遣之也若有客之詩專為

微子作杞不與焉以振鷺比有客之容猶後也所謂鶉鷺行也說者謂在彼無惡知天命之無常而無所惡是固然矣然此語為商設則可夏既遠矣何惡之有云猶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意不必深說也

豐年說者以為秋冬報上帝也攷之禮經獨季秋大享明堂非秋冬之報也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其說粗通然詩辭獨言烝畀祖妣則烝嘗之說亦近祀百神而言祖妣致謝其私之意也

有瞽序詩者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似為祫祭言也詩有先祖是聽之辭總言先祖故序詩者言之大要此詩序作樂之盛如書所謂虞賓在位簫韶九成者也

潛薦魚獻鮪蓋在禴祠烝嘗之外也是詩也言其魚之所出與其魚之名以告于先祖云爾

雝序詩者以為禘太祖然攷其詩辭始言皇祖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于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

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于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太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唯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

載見與烈文不同蓋載見言其至烈文言其歸也載見辟王言諸侯見于天子率見昭考言天子率諸侯以見于廟也曰求厥章蓋遵舊章而來至也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述孝享致福之辭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天子祈順于諸侯之辭也

有客商德未遠周人惡紂而思商焉二王之後其來助祭也歌振鷺以遣之而有客之詩特為微子作思商之意也夫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微子所乘之馬所從之人皆可愛也故欲縶其馬而綏其左右既有淫威言商之亡既足以償紂之虐降福孔夷則宋之永必有以報商之德矣

武舞大武而歌是詩也其辭意與桓類大要頌武功而歸功于文德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大抵相類閔予小子訪落皆言皇考故詩序以廟言之孔氏以為此皆樂歌也夫歌詩以為樂非必頌然也風與二雅皆然閔予小子成王免喪朝于武王之廟而歌是詩也首章新免喪其辭哀次言皇考之孝念及文王陟降如在庭此羮牆見堯之意也皇考之孝若此予小子安敢不敬思所以敬

繼皇而不忘者乎

訪落成王朝廟之後即廟中而訪羣臣因以歌是詩也
哀落之餘免喪未久博訪羣臣遵守先業此事之至難
也道里悠遠未有攸止將欲就之謀猶判渙懼難繼也
加之幼沖多難未知若何而可畏者皇考思念文王陟
降庭止今者皇將繼文王王而庭止自上而下陟降于
我家美哉皇考以保明其身言冥冥之中實有以扶持
開導之者夫先王之神靈雖陟降在天孝子念親如將

之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不誣也黄震日抄云古以庭訓直晦菴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敬之序詩者以為羣臣進戒詳觀詩辭似非也自敬之而下序羣臣之進戒自維予小子而下序成王之求助如虞廷之賡歌君臣警戒是也然既為樂歌辭出一人疑成王求助于羣臣而歌是詩也敬之敬之言天命之可畏而極其敬也陟降厥士言用舍人材天實臨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不聰言其質敬止言其心也日就月

將使積學之功緝熙于光明則接續增廣無有間斷虧遺也仔肩言其負荷之重也何以輔之唯示我顯然德行使有所法而已矣

小毖詩辭之哀大類鴟鴞東山之役未歸故鴟鴞作金縢之書既啓故小毖興意者成王悔過求助于羣臣而歌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慎後患此成王之心也彼掣曳其蜂自求辛螫無使予再至此也予而後始信物小能大如桃蟲之能為鳥也自幼沖而實多艱已未能堪況

集于蓼其辛苦特未艾也

載芟與良耜詩辭相類一祈一報何以别之觀其末章載芟之辭詳而婉良耜之辭簡而直知其不同首言耕耘之勤中言收成之富末言祭祀之盛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茲禮也非苟且而有此且也非今日而為此今也從古而然也謂自古有年者周人蓋卜之審矣至于良耜末章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直言繼是以往長如古人而已 桼良耜後當次絲衣今缺

酌告成大武意者舞大武于其終也遂歌是詩耶大抵武成之後戢干戈櫜弓矢此武王之心也故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取藏而不用也雖曰不用而道德之威克成安強故時之純熙實為大助今也我受此龍先先王之造蹻蹻然其強如在也何以嗣之實維大公能信天下則能用此師矣

桓類禡之歌也兵所以毒天下而曰綏萬邦用兵必有凶年而曰屢豐年葢周之用武合乎天心天命眷之至

令而不解故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所謂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者也言昔者武王有此武功昭明于天以間商而代之今也歸功于武王以為類禡之歌使我士與有聞焉此之謂武

賚大封于廟而歌是詩也文武勤勞以成王業我應受多福不敢輕也凡所施設必紬繹而行之繼是以往唯以求定天下而已大封之意固時以求定也于是焉而有命以封建諸侯為諸侯者亦安得而不紬繹之乎

般祀四嶽河海之歌非必天子廵守親祀也言大哉有周之有天下也陟髙山而致祭隨山喬嶽莫不咸在合河而祭之百川皆與也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為主苟在天地之内者皆裒祭以配祀此周之命祀也曰翕曰裒各以類祀山川鬼神無或不寧此所謂於皇時周也

讀魯頌

駉頌僖公國勢之盛用心之無斁也言國之富類以多馬言之蓋馬所恃以為國也今僖公牧馬于坰之野無

所擾于民馬之盛若此果何修而得此哉由其心思之用廣大無邪故寓于馬良隨所寓而有功特以見其富爾

有駜此君臣相說之詩也駜彼乘黄言羣臣乘馬而在公也在公明明則羣臣能舉其職矣自公之餘君與其臣燕飲相樂振振鷺言其威儀之盛也醉言舞言其歡意之洽也至于醉言歸則能以禮自將矣夙夜在公則國無廢事醉言歸則臣無廢禮至于末章不獨君臣相

樂而已念及庶民則願豐年之相繼不獨一時為樂而已念及子孫則願有穀之無窮此所謂君臣之有道也泮水述僖公來游泮宮教其諸臣與其老成之人飲酒燕樂而因及其作泮宮之功且有祈頌之辭焉是詩也言魯侯而不言公昔者請命于天子而作頌則是頌也將聞于天子或誇示鄰國耶時人思樂泮水采其芹藻適見魯侯之至止其車馬之盛而從之者多也其既至也笑語教誨飲酒于是謂永錫難老必其相與飲酒者

老成之人也長道猶言長策也順彼長道言取謀于老成之人而服其所難服羣醜即淮夷是也四章始述魯侯之德孝格于祖自求多福非所謂徼福于周公魯公也五章始言作此泮宫有服淮夷之功說者謂淮夷未服詩人夸辭葢淮夷雖未殄滅戰勝克敵來獻俘馘者則有之矣故終以淮夷卒獲言之在泮獻囚非謂民之罹于罪者謂俘囚淮夷之人也治獄之吏淑問而不咸則脅從者罔治矣六章言伐淮夷之士能廣僖公德心

故不吳不揚不告于訩而能在泮獻功七章始言器械之精徒御之�既克淮夷卒乘競勸所謂孔淑不逆也能固此謀猶則淮夷終無所得矣是淮夷猶未服也末章蓋祈願之辭云鴞惡鳥也猶集于泮林懷我好音況淮夷乎幸淮夷之覺悟也來貢其方物是又不欲以兵威强服之而使之自悟也

閟宫頌僖公而祈焉非謂其能服周公之宇也列國大夫稱頌其君非所當為辭多溢美鋪敘排次比于他頌

其體失矣閟宮指姜嫄之廟言之謂為羣公之廟非也蓋湜首章之特言姜嫄生后稷未嘗言羣公也敘后稷文武而不及周公言太王始翦商文武致于牧野辭不密察皆下國大夫之故也春秋始書郊于僖公前此羣公豈無失禮者獨始于僖公何耶意者僖公始僭郊禮與作頌之意類耶自此而下多祈頌之辭雜以溢美末章言寢廟之盛以漢顧成言之則新廟者僖公之廟也魯頌非聖人意也删詩何取焉存僖章以示訓戒未必

皆記其德也

讀商頌

商頌商人之詩多矣世祀既遠散失不存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魯人傳之至夫子時周太師失其官守無復有者僅得之魯人而已

那似分為三章其末皆言湯孫說詩者以湯孫為主祭之人然言於赫湯孫則非子孫之辭也殷武言湯孫之緒似為高宗言也大抵自太甲而下皆可言湯孫那祀

成湯併及先王故以烈祖稱成湯湯孫稱先王也案黃震曰抄云岷隱謂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侈言其樂之美非自誇也猗與那與言美哉置此鞉鼓也鼓聲簡簡樂我烈祖以及湯孫是以能奏假而綏思成奏假言樂奏而昭假也祭有告成謂禮成而告也綏我思成則先王之神靈安我而使思是禮之成也管磬之聲竝作見先王之神靈昭然如在所謂於赫湯孫也穆穆厥聲猶赫赫厥聲之意也庸鼓有斁鐘鼓將終而萬舞奕然祀事

畢矣嘉客謂虞夏之後也賓客助祭者敬戒恐懼不敢夷懌夷懌安適之意也祀事告成為客亦不敢夷懌則駿奔走相祀事可知矣因申言古昔先民其平居也溫恭朝夕故執事也恪謹不忘則今日相祀而敬戒恐懼者有所法于先民也顧予烝嘗顧猶眷也言眷顧此烝嘗之禮此湯孫之大我後人也以烈祖為首而以湯孫繼之蓋祀湯孫非止一君也案那後當次烈祖今缺

元鳥序詩者以為祀高宗蓋以武丁知之矣殷武亦祀

高宗以伐荆楚知之矣然元鳥言武丁孫子與殷武同為祀高宗之詩亦有可疑者此詩首章二句言契之得封于殷下五句言湯能正彼四方故奄有九有也商之先后言成湯以下殷先哲王至于武丁孫子此詩似為武丁孫子作也殷衰而諸侯貳高宗奮其威武故諸侯復朝子孫憑藉其餘威諸侯來助祭此武王靡不勝之功也大意此詩言正四方有九有服諸侯尊王畿坐假四海唯其子孫多賢故受命咸宜以荷此百祿也景員

維河此句頗難曉殷都于河南言四海各以其職祈祈然而來景大也員衆也其大衆皆自河而至如朝周之言豐水也

長發大禘也當祭帝嚳是詩特言契與相土次及成湯言湯尤詳而末乃言及阿衡得非祭成湯因及與享之臣耶始言商家之德源深流長自禹平水土之時帝已立子生商矣契始封于商有桓桓撥亂之功達如以厥臣達王之意受小國大國以達于王則契上為天子所

信下為諸侯所服而契不敢以驕大處之也率履不越則守規蹈矩行無越思遂以此為諸侯所視傚則亦既發越光大矣至于相土於赫有光海外有截則不唯受大國小國而已次乃言成湯至于湯齊言天與湯為一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也甚亟昭假遲遲言湯之應天也甚緩獨知躋聖之德以敬于上天而已是故帝命之使為法于天下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如王氏之說贄瑞共貢是也綴旒駿厖言下國依之甚大且厚也然成

湯之政不失和平成湯之勇不動聲色故能受天之禄及其不得已而用兵也則天下無敵苞有三蘖則韋顧昆吾其說是也

殷武祀高宗也意者高宗寢廟新成歌是詩以祀乎首章言伐荆楚之功湯孫指高宗言也二章責荆楚之意是也氐羌之遠莫不來王況荆楚在國之南乎三章言在成湯時立后王君公于禹之績各以歳時來王治其田疇以求免譴何其懲艾不亂也四章言昔封建之意

天降監于下民者甚嚴唯是賞刑之意不僭不濫不敢
自暇自逸故竝建諸侯以求多福大要殷道既衰諸侯
背叛高宗中興諸侯復朝故作詩類言封建之功也五
章申言高宗宅中圖大以臨制四方以翼翼之敬爲四
方取中之法故生而赫赫其聲沒而濯濯其靈以壽考
安寧保佑我後人也末章言取材于景山以建寢廟寢
廟甚安則有以妥神靈而福後人矣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